

## 另一個自己

曇 悅

榕樹總是這樣垂着氣根，蒼老卻慈愛的樣子，使人想起豐子愷先生筆下「不忘本」的垂柳來。要是青蔥的垂柳是豐先生喜歡的年青人，榕樹或許就是祖父輩的、擺出最肅穆的姿態，向年青人們「以身作則」吧。

我的性格，某方面像木棉花，不肯向人低頭；某方面，卻像一些愛攀附的藤蔓，費煞思量博取憐愛與安然。原來我是一根本棉花般的柳，而婆婆則是一棵藤蔓般的榕樹：外表如何堅強剛烈，內心卻是眾多都市人也患上的脆弱敏感性子。只要生活軟化外殼，再也得不到掩護，硬殼裏的雞蛋白，甚至雞蛋黃，也不由自主要流淌出來了。

不能與不為的分別，自己總是最清楚。當然，深入了解的旁觀者，耳聞目睹也探知得一隅。她幹了這麼多裝作不能幹這麼多事兒的事兒，叫我感懷自己也有着這般身世。道不同，不相為謀：原來我們也是同道中人，會為着一點點的安慰與私利不理會其他人白白付出的真心、誠意；於是媽媽東奔西跑幹兩家的要務，而且要幹全部、全由她幹。

將近年尾，花草樹木在全球增溫下異常茁壯得快，雖然冷鋒掠過仍是會掉下新發的葉兒。沒錯，是葉兒而不是葉芽。這些新生代和人類的新生代一樣，是社會新陳代謝異常所帶來的異類！異類、異種。我們，卻也見怪不怪了。

常說星星是人類生命力的象徵。一顆閃亮的星星掉下，象徵一位偉大的人物離世。落葉片片，在比較清新的新界空氣裏飄飛着，讓我納罕：要是這一點點清新也給扭曲，而整個都市也異化了的話，我們身心當然也會異化；都市的脆弱特質，帶給我們的也會是自己脆弱的特質了。世界，太多另一個自己，雖然有些不太相像。

2005年底